

青禾 著

海峽文藝出版社

7.7
1

春水微波

青禾 著
海峽文藝出版社

青禾
水
微波

(闽)新登字05号

春 水 微 波
青 禾

*

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福州得贵巷27号)

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

福建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9.375印张 2插页 210千字

1992年11月第1版

1992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000

ISBN 7—80534—505—8

I·405

定价：3.70元

目 录

春水微波.....	(1)
绣月女.....	(9)
凤凰街的早晨.....	(18)
江畔悠悠唢呐声.....	(31)
春雨潇潇.....	(44)
芎 曲.....	(56)
晨 星.....	(74)
两情若是长久时.....	(82)
我给姑姑看手相.....	(94)
闪光的鹅卵石	(109)
深夜, 响起一阵敲门声	(124)
走向青天	(140)
延 续	(154)
季云台	(194)
水 月	(208)
废 墟	(220)
一个女人的命运	(231)
逝 水	(250)
莲 雾	(263)
琴 缘	(277)
后 记	(295)

春水微波

清晨，舒飞站在三楼的阳台上。

透过轻纱般的晨雾，阳光在雾气中散开了，溶化了，变成模模糊糊的一片金黄色的晨曦，把舒飞清秀的侧影嵌在背后的墙上。

距离这栋公寓不远的地方，一塘春水，像一面镜子，把太阳、楼厝和岸边的柳树印在上面。水面上罩着薄薄的雾，仿佛还没有睡醒。

不知是谁从窗口扔下一块东西，扑通一声，把池水唤醒了。池波荡漾，一切都被牵动了。沉浸在水里的太阳像被逗乐了，摇头晃脑地对着舒飞笑。岸边的小柳扯起那新发的翠带翩翩起舞，婀娜婆娑。楼房像水上的彩船随波轻晃。一切都变得生气盎然。

舒飞望着那一圈圈化开的涟漪，想起那遥远的幽谷中的一泓清流，想起蓝天下一片盛开的桃花，想起屋檐下扑腾而出的燕子，……一切春天的记忆都涌上心头。烈士墓前的花圈，操场边的树苗，大田里的水稻，车间竞赛台上红色的箭头。激情在胸中鼓荡，浑身充满着青春的活力。有一股劲正在外冒。他匆匆地走进卧室，搬出一张椅子，拿出一本书。已经很久没有看书了。

刚刚看几行，他便听到妻子的叫唤：

“喂，来呀，你。”

这声音，娇滴滴、甜丝丝的，她和别人讲话，包括她的父亲，都不曾用这样的声调，就是过去，她也没有用这样的声音和他交谈。只是在婚后，在他们的新房里，她的声音才变得这样脉脉含情。

他抱着书本跑到厨房。

她正在拣韭菜。昨天商量好了，今天休息，包饺子吃。

“这么多韭菜，一个人怎么拣得完？”

她看着他，那眼睛在说，你不来，我一个人拣，多没意思。

她的对面，已经放了一只矮凳。他只好把书放在一边，坐下来拣韭菜。

“你记得我们第一次拣韭菜的情形吗？”

她拈起一根又细又嫩的韭菜，在他的眼前一捻，愉快地说。她喜欢那甜蜜的回忆，就是昨天的事情，她也会说，昨天，我们怎么怎么的，“你记得吗？”

有许多事情，舒飞过后就忘记了。而那一次拣韭菜的事，他却记得清清楚楚。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星期天，一早，她便跑到他的宿舍里把他叫醒：

“走，到我家去。我爸爸想看看你。”

她望着他笑。他的心情一下紧张起来。她的家，他是很少去的，又是岗又是哨的，叫人心不轻松。有几次，她硬拉着他去，她父亲又都不在家，没见着。他想起他到他们厂里视察时那前呼后拥的威严劲，心里就紧张。

“我早上有事，我……”

“你什么？你怕他？不要把他当官看。他是我的父亲，我的爸爸。我爸爸请你去，懂吗？”

在家里，和那前呼后拥的架式相比，他判若两人，显得和蔼、可亲。他叫他伯伯。他微笑地打量着他。他有些紧张，说话也不灵活，舌头上像绊着个什么东西。他们三人围在一起拣韭菜。他把韭菜拦腰掐断，把黄叶留下，把嫩叶去掉。她瞅了他一眼，用脚碰他的脚。但无济于事，错误越犯越严重，居然把已经拣好了的韭菜拿来掐断，放到烂叶堆上去。她父亲哈哈大笑起来，说：

“你们拣，你们拣，我去和面。”

剩下他们俩。她瞪了他一眼：

“你呀，像掉了魂似的。”

他这才发现自己的错误，脸红起来。

“傻瓜，爸爸会吃掉你？你看不出来，他喜欢你哩。”

“是吗？我，我看不出来。”

“他就喜欢你这傻乎乎的样子。”她咯咯地笑了，然后悄悄地说，“爸爸同意了。”

“同意什么？”他一时弄不明白。

“同意什么？”她娇嗔地说，“傻瓜，同意我们呀。”

她的脸一下飞红起来……

“那时，你为什么那么慌？”她拈起一根韭菜，“你看，从这中间掐断，逗得爸爸呵呵笑。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

“不知道，还不是怕爸爸不同意。”

他是一个幸运儿。如今社会上，多少年轻人为了房子、家具，四处奔忙，碰得焦头烂额。他却碰上了这么一个岳父，什么都给他想到了，什么都给他安排好了。温柔的妻子，宽敞的住宅，时新的家具，他还有什么要求呢？日子过得平静、

甜蜜、幸福。但是，似乎还缺少一点什么。厂里办夜校，开金工原理课。同车间的青工们都报了名，他的心动了。回来和妻子商量。她有点忧伤地说，“一个星期三个晚上，留下我怎么办？”“两个小时，9点钟就回来。”“你知道，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，一个小时有多长吗？”他只好作罢。后来，同班组的小李给他带来一本《金工原理》。书放了好些天，一直没翻动。昨晚，他想翻一翻，刚刚打开书，妻子便用一束天蓝色的羊毛挡住他的视线。

“你看，这颜色好吗？我想再买些白色的掺上。打两件背心，你一件，我一件，打什么花好呢？”

“随便。”

妻子把小嘴一撅，坐到床上去，生气了。

“我不知道该打什么花好呀！”

“那也不能说随便。”

“我是说，打什么花，穿在你身上都好看。”

她这才笑了：

“不见羞。来，帮我转一转。”……

“中午请爸爸过来吃饺子，爸爸喜欢在馅里放点虾皮。我们一起去买，好吗？”

“你自己去得了。”不知为什么，他显得有点不耐烦。

“什么？”她吃惊地看着他。

他连忙陪笑：“拣完了，我们一起去。”

她垂下眼帘，那长长的睫毛上挂着泪珠，默默地拣韭菜。他有些着慌，说：

“不是要跟你去吗？真是。”

“我知道，你不愿意和我在一起。”

“想到哪儿去了呢？”

他无意中瞥了一下放在一边的书。

“不跟你去我干什么呢？一个人在家多没意思。这书，我才不看哩。”

他抓起书，把它丢到远远的沙发上去。她嫣然一笑。那是多么迷人的笑！但他的心中却飘起一阵淡淡的惆怅。

这惆怅，像影子，躲不开，甩不掉，到下午，竟渐渐地浓烈起来。自然，午餐是愉快的。岳父对他们的饺子十分满意，谈笑风生。而且告诉他们，他给他们订购一台日立牌的电视机。妻子高兴得像小姑娘一样地拍起手来。岳父走后，他心中又觉得空荡荡的。午后，小李来告诉他。这次技术考核，他只得了个及格。这，更使他感到沮丧、不安。

下午，妻子又要他来抻毛线。昨晚，他们实际上只抻了一点点，大部分的时间用于嬉戏。他又开双手，目光盯在她那纤细的灵活的小手上。这手，一会儿像洁白的花朵，一会儿像飘浮的云彩，渐渐地，又变成车间里飞速转动的车床，变成竞赛台上那每天都变化着的你追我赶的红色箭头。令人不快的是他的名字下的那支箭头，很不争气，老是落在别人的后里。他像一只离群的雁。车间的新长征突击队，他没有参加；厂里的青年科技小组，他也没有参加。人们为超产而雀跃，为革新成果而欢呼，他却远离同伴，远离生活，陶醉在这一隅之地。那天，当小李从红袋袋抽出薪新的人民币，哗啦啦地一撂说，“我请客！”他不由得脸红了。妻子是工交公司的一名干部。对于金钱，她一贯很超脱。她说：“谁要你赚那几块钱奖金？我只要你……在我的身边！”唉，幸福捆住了他的手脚！

人是活动的，向上的，就像这万物萌动的春天，树要抽芽，草要出绿，花要开。

女人是敏感的。她不安地问：

“你，怎么啦？”

“没什么。”

“哪儿不舒服？”

“没有呀！”

她的眼光暗淡了。

阴云笼罩着这个幸福的小家庭。她默默地捻线，眼眶红红的。

他不安起来了，轻轻地唤了声：“娟。”

她抬起头来：“我让你讨厌了吗？”

“乱说。”

“别瞒我，我看得出，你似有所怨……”

她终于忍不住，泪水夺眶而出。他慌里慌张地给她拭泪，好像自己做错了什么事，一边喃喃道：“你，怎么啦？何必呢？都是我不好……晚上煎饺子，好吗？”

她睨了他一眼，撅着嘴，不理他，起她的针。

他开始忙碌起来。对于炊事，他本来一窍不通。几个月来，在她手把手的教导下，居然样样都学会了。他把中午剩下来的饺子煎好，又煮了点稀饭，开了一听笋菜罐头。他知道，她虽然喜欢吃油煎饺子，但吃上几个，就会推开饺子，“油腻腻的，我要吃点清的。”

一切都弄好了，他去叫她。她很不情愿地来到厨房。一盘饺子，一碟辣酱。饺子煎得黄澄澄、香喷喷的。她睨了他一眼，说：“假好心。”

他知道她已经不生气了，便夹起一只饺子，送到她的碗里。她咬了一口，甜甜地笑了。

她想多吃几只饺子，让他乐一乐，可刚吃了两个，便觉

得油腻腻的，有些恶心，想吐。“哦”的一声，把他吓坏了。

“怎么啦？”

“不知道，想吐。”

“煎得太油了。吃稀饭吧。”

他给她舀了碗稀饭。刚吃了两口，又“哦”了一声。她自己也有些着慌，放下碗，不吃了。

晚上，他俩细细地研究这件事。突然，她明白了，羞答答，娇滴滴地说，“好像是……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你呀，傻瓜！”

春夜，静谧、芬香、柔和。

她睡了。娇弱而妩媚，脸上流露出甜蜜的微笑。也许，她正在做母亲的梦。

而他，却睡不着。要当父亲了。这似乎太早了一点。但细一想，又觉得也不早。在这个小小的世界里，他享受了妻子的温柔，以后，孩子将带来欢乐和忙碌。温柔、欢乐、忙碌。这就是他的青春吗？以前那些无穷无尽的幻想、追求哪里去了呢？

惆怅又充满了他的心。

平静是幸福的。把门关起来，世界是那么遥远。这里舒适、安逸。没有尘世的纷争与烦恼。生活宁静得使人昏昏欲睡。没有追求，没有理想。难道就这样平平庸庸地过一辈子吗？不，决不能只满足于这种生活！

舒飞轻轻地下了床，走到阳台。

池塘里传来几声蛙鸣，单调而亲切。他感到奇怪，在这里住了几个月，怎么从来没有听见蛙声呢？

也许是因为青蛙的跳跃，也许是因为晚风的吹拂，那浅

浅的池水熠熠闪光。多美的小池塘啊，凉爽而明亮，小巧而丰富。夜空、月亮、星星、楼房、树木、灯光……全部在那里闪光，发亮，有时是清晰的几点光斑，有时是长长摇晃的光柱……哦，这池水，如果没有外边世界的倒影，它是多么单调而贫乏。正因为它把蓝天、明月、红楼、绿树……把世界上的一切揽进它那平静的胸怀，它才变得这样丰富多彩、这样美。

舒飞走进屋内，在沙发上找到被冷落了的书。

他想，现在夜校可能刚刚放学。小李他们可能还在路上，边走边闹，嘻嘻哈哈……明天，一上班就找小李，报名上夜校。还有，偷偷地打听一下，新长征突击队还要不要收人……

绣月女

这条小巷离闹市不远，却很幽静。淡淡的月光把一边屋檐的阴影撒在古老的石板路上，遮住大半边路面。没有被阴影罩住的一边，在月光下，泛着柔和的光。

欧小萌迈着轻缓的步子，朝巷子深处走去。她的眼光一直没有离开随她移动的月亮。她是街道刺绣厂的工人，天天绣花。但她不喜欢绣花，红红绿绿，蜂缠蝶绕，叫人眼花缭乱，惹人心烦。她希望能绣月亮，皎洁、明净而神圣的月亮。但，没人让她绣。

一阵叽叽咕咕的说话声从阴影中散开来。说什么，听不清，只有三个字却十分清晰地拍击着她的耳膜。

“摇钱树！”

她加快步伐，逃一般地冲进家门，狠狠地将门关上，好像是要把那轻薄的、刺心的字眼关在门外。

靠在门上，她心跳、脸烧、手颤。是羞愧？是愤怒？是痛苦？她分不清。

父亲正在喝酒，说：

“你，没有碰到他？”

“谁？”

“那个木头桩子！”

“……没有。”

“嘿，他又送来30元。那天，我不是说要养猪，没钱买猪苗吗！其实，我是随便说说而已，他倒认真起来……也好，我对他说了，明晚，你们去看电影。”

母亲走过来，说：

“孩子刚回来，让她歇去吧。”

她躺在床上。泪水顺着眼角流下来，枕头湿了一大片。这是第几个？她说不清。每一次都是父亲介绍的，每一次都是父亲自己推掉的。不是嫌人家人品不好，就是说人家家庭复杂，或者是薪水太少。她不愿意，她反抗。但经不住父亲的凶骂，母亲的眼泪。他们穷，没有固定工作。摆摊，摊被充公；挑担，担被没收。卖什么都是“资本主义”。而她，从早忙到晚，一天才赚八角钱。而且，那是什么样的工厂，没有一个月不拖欠工资，随时都有可能倒闭！

生活啊，像流水中的一片落叶，无依无靠……

她和他去看电影。他，这个木头桩子，老是低着头，不说话。他和她家的来往已经半年了，每次来，总是坐在父亲的对面，把手放在双膝上。父亲用各种各样的借口，含而不露地要钱。他却像专门为了付钱似的，每次来都要带钱。有时，他会默默地带来锤子、锯子之类，把她家破旧的门扇、拐腿的椅子修一修。父亲却看不起他：“这穷酸相！”他一点也没有年轻人的“派头”，老是穿着工作服。自行车呢？破旧不堪，骑起来除了铃子不响，全都响。有一次白天来，他竟戴了顶破破烂烂的斗笠。一进门父亲就皱眉头。父亲穷，却很爱面子。

她偷偷看了他一眼。其实，他长得并不难看。眼睛不大，却闪着诚实的光。嘴唇厚了一点，更显得忠厚憨直。她心跳了，

脸红了。过去，不管和谁去看电影，她都没有心跳脸红过，反正，和完成任务一样，父亲说去才去。现在怎么啦？她喜欢他。以往，不管什么人来，她都躲在自己的房间里。父亲让她弄茶她才出来，泡了茶，放在桌上，又躲开。而他，这个木头桩子，每次来，她总是在厅里磨磨蹭蹭，茶泡得特别慢，特别浓，还要端到他面前，递到他手中。每当父亲躲躲闪闪地要钱的时候，她总是为他担心、焦急。真是活见鬼！

电影演完了。她不知道演些什么。她只记得她的手无意中放到扶手上，碰到他。她的心一颤，正想移开，而他，却躲得比她还要快！

他要送她回家。不知怎么的，她竟大着胆子说：

“到你那儿看看。”

“这……”他有些慌乱，咬咬嘴唇说，“好。”

他是外地人，参军复员进了糖厂。他城里没有家，住在工厂宿舍里。

他忙着泡茶。水不烫，向隔壁借了一壶。他在抽屉里找出一包糖。这是朋友结婚送来的，好久了，有些发粘。他把茶和糖放在她面前，然后坐在她对面看窗外，没话说。她倒替他为难起来，后悔不该冒冒失失地来，使他难堪。她想走，又有些舍不得，就没话找话说：

“你当钳工？”其实她早知道了。

“是的，在机修。”

“修机器？真能。”

她问他什么时候参军、进工厂。一边问，一边在心里打算盘。天啊，就算他一个月45元，家里不用负担，现在最多也只有四、五百元的积蓄。哪经得起父亲今天要、明天拿！她的眼睛在屋里一扫，除了公家的床铺，就是一只木箱子，

放在床头。再看他，还是蓝色的工作服，绿色的军裤；唯一闪光的，是手上那块30元的“钟山”表……

他突然主动开口，而且眼睛对着她：

“听说，你父亲，会骗人？”

“啊——”

她的脸霎地变得通红，低下头，羞得无地自容。

“你，不要难过。是人家说的，我不相信。人，为什么要骗人呢？”他说得很诚恳。

她很想说“是真的，是真的！”但她没有说。她怕他从此不理她。她想起父亲，想起自己，想起生活，很难过，很羞愧，泪水涌出眼眶。他看到眼泪，惊慌失措：

“这，这……”

月亮，淡黄色的，绕着一丝白云……她终于绣月亮了。没人让她绣，她自己绣，在家里，偷偷地绣。她想，月下，应该绣荷花。只有那出污泥而不染的荷花，才有资格享受水一般纯洁的月光。

她没有绣完。她没心思再绣了。他不会来了。

她的父亲让他吃了几次闭门羹之后，在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告诉他：“我们小萌最近找了个对象。人家是党员，在部队里当连长……”

他傻了。但他很快就明白了。他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拍桌子，大喊大叫地讨钱。他只是站起来，目光灼灼地盯着她的父亲，慢慢地、重重地吐出两个字：

“可耻！”

那天她加班回来，在天空中寻找着月亮。月亮不是天天

都有的，深蓝的天空中只有几颗星星。小巷里暗暗的，没有一点生气。突然，一辆自行车摇摇晃晃迎面驶来，经过她身边时，车子猛一闪，撞到路边台阶上。车倒了，人摔了。她跑过去，想扶起骑车人。她发现，骑车的不是别人，正是他，那个木头桩子。他额角黑乎乎的，是血。她心疼，慌忙掏出手帕，按在他的额上。

他认出她，一把将她推开。

“是我。”她温柔地说，又去扶他。

他又一次将她推开，那么有力，那么狠，那么无情！
她茫然了。

他一手按住额角，一手扶着车子，踉踉跄跄地朝巷口走去。

她想追上去，脚却迈不动。她预感到发生了什么事。她很羞愧，很伤心，一点力气也没有。

回到家里，父亲在喝酒，母亲坐在一边补衣服。家里是那样平静，好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。

“他来过？”她问。

“走了，再也不会来了。”

“我，要他！”

“你，疯了？！”父亲站起来，一手举着酒杯，随时可能摔过来。“今后，不许你找他！”

“小萌……”母亲的声音有些发抖。

她回到房间，掏出手帕。洁白的手帕上红殷殷的一块，是他的血。她的泪水簌簌地落到手帕上，和他的血融在一起。
她捧起还没绣好的月亮，看了一夜，想了一夜……

她领了加班费，托人买了药，踏着夕阳，去找他。